



蔬菜物语

徐斌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蔬菜物语

徐斌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蔬菜物语 / 徐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0194-6

I. ①蔬… II. ①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6425 号

书 名 蔬菜物语

著 者 徐 斌

责任编辑 张 黎 曹 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94-6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冬春篇

冬

种豆记	003
低调的奢华	005
每一棵菜都解人意	007
种菜随想	009
晒晒园子里的太阳	011
野菜的性格	013
雨落在菜上	015
赖在园子不动	018
霜重菜叶红	020
豌豆苗也有梦想	022
愿作蔬菜静静生长	024
种菜就像带孩子	026

与葵有缘	028
在园子里想起米勒的画	030
所有的蔬菜都飞奔过来	032
我在菜园摘豆子	034
青菜萝卜与爱情	036
万物优雅	039
像蔬菜坦坦荡荡	041
沉在菜地的寂静里	043
蔬菜不冬眠	045
我像走进一部书里	047
留得葫芦看	049
风都认得我	051
洋葱与战争及爱情	054
蔬菜方舟	057
我也有菜园子	059
贴地飞行	061
没有阳光不行	064
90 度鞠躬	067

春

早春的声音	071
种菜是我的表达方式	073
蔬菜都有自己的活法	075
每一个种菜的人都值得深交	077
白萝卜花	079

两朵豌豆花	081
春韭菜	083
蔬菜的快乐秀场	085
菜园的时光猫步	088
菜园留住了一些风	090
但愿园里菜长好	092
烟雨清明种瓜豆	095
此中有真意	097
豆荚雨中肥	100
畦畦菜地春意闹	102

夏秋篇

夏

众声喧哗	107
一些菜就这样告别	109
薅草像拍武打片	111
有些女孩名叫茼蒿	113
蚕豆有多少种吃法	115
泥土之下有座城	117
菜园里的美妙时光	119
黑芝麻开什么花	122
锄豆记	125
茄子带来了好心情	127
做棵快乐的蔬菜	129

蔬菜的旅行	131
菜园的梅雨季	133
遇见你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场景	136
我的美丽的百草园	139
蔬菜的哲学	142
每畦好菜都要时间浇灌	145
黄瓜微甜番茄酸	148
豆子养活多少人	150
菜园的早晨	152
划蒜苗与踩洋葱	155
豆架与瓜架	157
真假山药蛋	159
芒种小站	161
一雨根茎润	164
瓜豆满架	167
番茄女孩	169
满园欣喜	171
好菜主义	173
雨把菜园下荒了	175
蔬菜的性格	177
割草去	179
赤小豆	181
一个人的菜园	183

秋

安静的苦瓜	189
嘿，葫芦	192
菜园里的彩旗	195
初秋的菜地	198
丝条堪比蜘蛛侠	200
这一畦地	203
蔬菜五味	205
半醉半醒半浮生	207
世间真品黑芝麻	209
萝卜四姊妹	211
二分菜地半卷书	213
你挑水来我浇园	216
丹桂流香种菜忙	218
黄瓜是一首极抒情的诗	220
与蔬菜结一段尘缘	222
南瓜不说话，只是默默成长	225
蔬菜的村庄	227
蔬菜表情	229
苦瓜意象	232
菜式生活	234
马齿苋	236
秋茄开花	238
菜园，我的瓦尔登湖	241

蔬菜哥	243
圆润的芋头	245
排蒜	247
在冬天来临之前	249
芋头叶上起秋声	251
前世今生	254

冬春篇

冬

刘亮程说，落在人一生中的雪你不可能都知道。
我想，落在某一生中的雨，同样不可能完全为人所知。



种豆记

朋友将赴北京发展，临行前，把他家院门的钥匙给了我。院子很大，打理打理，可以种很多菜，既是锻炼，也是休闲，兼以忆旧。于是，锄草，翻地，种茼蒿、菠菜、茺荽、萝卜、芹菜、芥菜、小白菜，能想到的都种；浇水，施肥，间苗，捉虫，能想到的都做，不亦乐乎。

还有两畦，我特地留着，想种蚕豆和豌豆。我想起小时候，把蚕豆用线穿起来，焐熟，套在手腕上，或颈子上，一粒一粒地揪着吃，以及用炸米花机炸老豌豆，拌几粒糖精，砰的一声响，豆香弥漫的情景，心里热乎乎的。

种蚕豆地不用翻，把杂草锄尽，种深点就行，所以早早种下了。种豌豆呢，土要松软，底肥要足。于是下班以后，一锹一锹翻土，一锄一锄打碎，把菜畦整平，但等一场透雨，即可下种。今天凌晨，迷迷糊糊地听到雨声，初以为是做梦；细听，确实是下雨，雨打在雨篷上，啪哒啪哒地响。我的心随之起舞，像快乐的麻雀或孩子。

天亮时，雨停了。我和妻子赶紧进了院子，想把豌豆种下。我在河边散步时，看到河滩上人家的菜地里，豌豆已经出苗，绿蓬蓬的叶子，细细的触须，甚是可爱。我们再不下种，可能就要错过季节。

我用锄尖勾出宕子，隔尺把远一个；妻子先往宕子里撒复合肥，再往里面丢豆子，每个宕子三四粒，——那些小豆子，像极了小动物的眼珠，骨碌骨碌地转，跟人逗趣。宕子勾到头，妻子继续丢肥和豆子，我再回来，用锄头拨些儿土，把宕子掩上。几片银杏叶子，落在菜畦上，泛着金黄；桂花花期已过，花蕊洒落下来，香气弥漫，沁人心脾。

忙完这些，站在地边，为之四顾，踌躇满志。展眼一望，仿佛已经出芽，抽茎，长叶，开花，结果。据说豌豆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吃苗叶的，一个是收豆子的。我不知道我种的是哪一种。照我小时的经验，不应该有这样的分别，小的时候吃苗，吃着吃着苗长老了，吃不动了，再往后，不就开花结果了吗。

豌豆的吃法很多。比如清炒豌豆苗，略加点盐即可，碧绿新鲜，有股清气。网上也有介绍，说要放姜、蒜、辣椒、料酒、鸡精。在我看来，简直是瞎扯。比如清煮豌豆，不仅豆粒可食，嫩豆荚也是可以一块吃的。只要用牙齿轻轻咬住，用手指轻轻一捋，豆子和壳都落在嘴里，面面的。如果把嫩豌豆剥出来，也可炒鸡蛋，炒玉米粒，好吃好看，富有营养。晒干以后，裹上淀粉用油炸着吃，外黄内青，脆蹦蹦的。还可以做酱，味道极好。

我喜欢豌豆，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想到小时候的游戏。“炒蚕豆，炒豌豆，骨碌骨碌翻跟头。”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做的游戏，它曾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贫穷而枯燥无味的日子。

再是《诗经》中有首《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意思是采薇菜啊采薇菜，薇菜已经发了芽，说归家啊道归家，一年又快过完啦。这个薇菜，就是豌豆，不过是野生的。转年铺展藤子，开花，结籽，一晃又是夏天，又是秋天。其实人生的时光，也在上面走啊。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条熟语。意思是，只要劳动了，就有收获。于是仿佛看到豌豆出苗，叶尖挂着露珠，犹如晨星晶莹，触须细柔曲折，好似卷发飞舞。

低调的奢华

朋友去北京发展，已然年余。上月回乡小住，抵掌而谈；临行时，把院门的钥匙给我，说你喜欢种菜，有空帮我把园子打理打理吧。

他的院子我是熟悉的。东西宽十几米，南北进深一百米，方方正正的。居中面西，三间瓦房，门前栽花弄草，备长椅一张；山墙两端，各辟一块园子，各种菜蔬，应时而出。在城区之中，有这样一座小院，真是令人心仪惊艳。

待我进得院子，便理解他的心情了。偌大的园子，其荒废的程度，竟让我想起姜夔《扬州慢》中“过春风十里，荠麦青青”的名句。你看，茅草与人齐高，水花生疯狂地生长，野苋菜粗状得像树，那种满茎是刺的野藤子，都攀爬到树顶，把树冠盖住了。至于蔬菜，至于花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也见不到。我也是一声叹息，觉得亏待了园子。

下班之后，换双旧鞋，套上手套，再进院子。第一步，自然是割草，这难不倒我，小时候，就经常挥舞镰刀，打秧草，割山柴，割麦、割稻、割菜籽，虽然不伺稼穡经年，而不曾忘记。只是这次，只找到一把锈刀头，钝得要命，只能以砍代割，弯腰撅腚，汗水大团大团地渗出，整个人都像从水里捞上来的。薄暮时分，园子暗下来了，就提心草丛深处，会不会蹿出一条美女蛇来，于是草草收工。

第二天又来，第三天又来，砍草，砍藤，砍杂树，终于把它们全都放倒，整出一片空旷来。提着一把镰刀，立于残枝败草之间，夕阳在山，满目灿烂，犹如《庄子》中的那位踌躇满志，为之四顾的庖丁。虽然手臂拉出几道血痕，裤子被草汁与野果子染成一只五颜六色的花

猫，可是小小的喜悦依旧难以掩饰。

秋意渐深，后面几天的翻地，都在桂花馥郁的香气中进行。芜杂芟除，园里的树就显露出来，清新脱俗。有一株金桂，丹如朱砂，让人想起深情款款的美人；三株银桂，黄如丝帕，也似顾盼生情的女子。不同的是，前者自有一种端庄，后者像是在跳肚皮舞，恍然之间，几株树都在摇动。每次进院，我都会做一次深呼吸，让花香入鼻；每次结束，我都会跟它们挥手作别，相约再见。

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劳动不像劳动了。虽然每次都是汗水湿透衣背，鞋底下沾着粘粘的泥土，但那挖土、碎土、理沟、整畦的过程，依然充满诗意。想到年轻时读过的吴伯箫《菜园小记》《记一辆纺车》，讲的都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艰苦事儿，不过由于当事人对于劳作的认可，劳动的过程就变成了艺术。无论什么事儿，如果你有了兴趣，劳累即退至二线，能感受到的就是快乐。

终于说到种菜了。

草除干净，才发现一块韭菜地，一撮一撮的，如厚密的秀发，开满白色细花。割下几茬，盖上灰粪之后，每一片叶子更绿，更乌。又有几丛菊花脑，掐头，炆鸡蛋汤，像绿波之上的小黄鸭，像蔚蓝的天幕上的绵白的云。已经种下的，有青菜、茼蒿、菠菜、荠菜、生菜、胡萝卜、白萝卜，青菜已经吃过几回，生菜出的不多，又补种了一次。其他的都是长势喜人。因有桂花落土，所以感觉每一棵菜都散发着清香。

因为快乐，便把除草、翻地、播种的情景拍下，传至空间和微信，引得许多朋友眼馋，说我简直白拣了一个庄园主做。在北京的那位朋友说，看到菜园有模有样，好像自己还在家里，心里安静多了。在我，只是想，出出汗，望望呆，让生活简单些再简单些，同时在这无土时代里，重新拾起对土地的感恩和怀念。

坐在长椅上，抬头桂花，低头菜蔬，我也是一株秋风中的植物。

每一棵菜都解人意

胡萝卜红萝卜是不一样的。胡萝卜的缨子，像只毬子，毛茸茸的，它们的块根，藏得严实，你不知道粗细，不知道是红色的还是黄色。红萝卜呢，块根裸露，一眼能看到新鲜的红色，圆溜溜的头顶，有的整个儿都露出来了，只有一条细尾巴埋在土里，像一根脐带，在母腹中汲取营养。

菠菜、茼蒿、小青菜也都是不一样的。菠菜叶子墨绿，叶柄和根淡红；茼蒿的叶片有两寸厚，散发着奇异的体香；小青菜才生出来的时候，黄不拉叽，经历几场风后，渐渐变青，变乌，水灵灵的，叶子四展，脉络清晰，像美丽的花朵。要是移栽到花盆里，绝对抢眼。女大十八变，菜大也十八变呢。

各种各样的菜，都有性格，有的大方，有的羞涩，都极爱美。它们比赛着长大，比赛着长高，比赛着谁的体型好，比赛着谁的打扮时尚。像一群姐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羡慕嫉妒恨。风在园子里面打转，舍不得走，这些菜呢，都踮着脚尖儿，一颠一颠地，跳芭蕾舞。我是它们的观众。它们大概是在谢我为它们打碎的泥块，下足了底肥，以及一日看三次的眷顾吧。每一棵菜都解人意，你对它们好，它们都知道。

这些菜，嫩得能掐出水来，它们前世是小姐，靠水养着的；菜也是虫的菜，虫喜欢吃，甚至当作主食。我因此时常到园子，为它们浇水，捉虫。密的地方，间几棵出来，稀的地方，栽几棵进去。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关注天气了，唉，离上次下雨已经半个月，菜都晒得发黄，地都炕得发白。我为每棵菜浇水，安慰它们不要着急，面包会有，雨会下下来的；我为每畦菜捉虫，虫眼多的地方，肯定有蚱蜢，

会下卵的，定要捏死，不能放过的。小青虫跟菜叶一个颜色，不容易找，不过它们拉下的屎黑黑的，暴露了自己。

你以为寂静的菜园，其实你仔细听，比操场还热闹呢。菜根底下，有时有个孔，有时有堆土，那是蚯蚓挖窑洞。像土一个颜色的土田鸡，伏在泥土里，一锹挖下去，只要不挖到它，是不动弹的。还有小小的甲虫，在菜窠里急急地爬，好像急着到外婆家去。蟋蟀虽然看不见，但它们的声我识，我年轻时读《诗经》，就听到过它们的叫声。可能是躲在枯萎的爬山虎藤子里吧，可能是藏在墙根下面的旧砖瓦里吧，任它们藏着，我也不找。

韭菜地里，一丛丛的，三两根茅草戳在中间，看着好不舒服。它们也真会找地方啊。茅草割了会长，跟韭菜样的，割一茬，长一茬，只能小心地拔除。马齿苋贴地而生，茎伸到哪，根就生到哪，而且长得很快，也只能细细地拔除。——所有的野菜，抢食的能力都比蔬菜强些，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除去杂草的韭菜地，如同几十个小盆景，细长的叶子轻歌曼舞，煞是好看。

茺荳已打苞，就要开花结籽；大蒜出苗了，挂着一滴露水，像蜻蜓滴滴溜溜的小眼睛；蚕豆、豌豆也都种下，只要有一场雨，可能都会长出来。可是，撒下多日的荠菜，俗称野菜的，一棵也没有生。会种菜的人告诉过我，荠菜要撒在板地里，把杂草锄掉，不要翻土。我都照样子做了，还往空地上浇过一次水，怎么到现在都不生呢？难道它们一定要生长在野地里吗？不过，我不怪它们，一定是我哪里没做好，所以它们不肯出生。我深信，每一棵菜都懂人的心思。我用耐心来等。

园里有几棵树，一棵银杏，三棵桂花，金黄的叶片，馥郁的香气。点缀在园里，有身在花园的感觉。虫在草间叫，鸟在树枝上跳，猫在墙上走，云在天空中飘。我在园子里锄草，翻地，播种，浇水，捉虫，间苗。我像一棵菜，像菜间的虫，水打在身上，汗香喷喷的。